

外国文艺〔日〕

摘译

• 内部资料 •

2
1973

前 言

本期主要译载了日本革命文艺团体齿轮座剧团创作演出的几个话剧剧本，还选译了日共（左派）所属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艺作品和评论文章。译文都是从《人民之星》、《长周新闻》和《文艺战士》上译出的。

目 录

河流下游的市镇 (话剧)	(1)
春雷 (话剧)	(25)
冲绳的早晨 (话剧)	(48)
波涛(话剧·梗概)	(80)
暴风雨的船台——《波涛》主题歌	(91)
红纸鹤(话剧·梗概)	(92)
白色的桥(短篇小说)	中原瑛 (97)
致春斗、国劳的斗争(诗)	白松哲夫 (108)
竹根(诗)	杉田光二 (109)
日本电影向何处去(评论·摘译)	吉川彻也 (111)
颠倒了的侵略战争史(影评)	佐古诚 (118)
战争和人·末集(电影剧本·梗概)	(121)
谈不上什么反战(影评)	吉川彻也 (128)
海军特别少年兵(电影剧本·梗概)	(134)

齿轮座剧团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 日笠世志久 (139)

• 动 态 •

日本山口县出版文艺季刊《流域》..... (147)

山口共同映画社摄制纪录片《胜利的歌声

响彻四方》..... (147)

纪录影片《是人民的力量恢复了日中邦交》

摄制完成..... (148)

《艳阳天》等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日文出版..... (148)

齿轮座创作新话剧《美枝子的同伴们》..... (148)

河流下游的市镇

齿轮座剧团集体创作

前 言

《河流下游的市镇》是我们剧团创作小组的某一个成员，在(山口县)岩国市写出的作品，那里有美军基地。

这一个剧本大致上根据真实的故事写成。岩本保夫、元藏、母亲、义子、梶井等都有实在的人物，当然剧中人物不是和现实人物一模一样。

创作小组的A君，在岩国市，每天自己带着饭盒去劳动，接触到劳动人民丰富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和斗争，听到从劳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很多生动的故事。

A君和一位青年工人成了好朋友。这位青年工人曾经在工厂附近租了六畳和四畳半的两个房间，和他父亲一起住在那里。他父亲在山脚某处当过半年石匠。他姐姐现在在冈山某纺纱厂工作，妹妹曾经在名古屋工作过，损坏了身体，目前在岩国车站前商店当店员，和这位青年工人住在一起。他父亲出外干活，神经痛的毛病加重了，现在回老家，和他母亲一起当短工，帮人家插秧、割稻等，勉强勉强地过日子。

A君和这位青年一块儿劳动，一块儿贴标语、参加示威游行，一块儿生活。这位青年热爱工作、富有责任感，

无比痛恨统治阶级，深切关心伙伴们和家属，这一切深深感动了A君。

有一天，A君看到这位青年的母亲从家乡寄来的信。

“听说你很好，我比什么都高兴。”以这样开头的这封信，写满了家里发生的事：父亲出外干活，伤了身体，近来常常半夜里起来喝烧酒；最近附近镇上举行游行时，他生平第一次参加；在冈山工作的姐姐一直没有音信；常生病的妹妹这些日子倒挺好等等。

又说，不再反对自己的长子即这位青年参加工人运动；说，一家都依靠你，你可要保重身体等。她还对物价上涨，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表示愤怒，对令人不安的前景表示忧虑。

“妈明天还要干活，今天就写到这里吧。”信就这样结束了。创作小组的A君读完了以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晶莹泪珠夺眶而出，不觉落在信上。

A君在这一家人身上看到现代日本的缩影，看到无疑即将席卷日本全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暴。工人和农民阶级兄弟般的团结，美日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统治，阶级分化的活生生的事实，以当工人的大儿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这两三年来一家的政治、思想、感情的变化、发展，这一切都激起了A君的创作热情。

因为这位青年工人一家人经历的道路普遍贯串着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喜悦、悲哀、愤怒、骄傲、愿望、斗争，把这些故事加工提炼，就有可能反映出更广泛的日本全国劳动人民的心情、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对胜利不可动摇的信念。

以书信的往返为中心组成几个短小场面，加以阶级分析、评价，形成思想感情融合的境界，再配合必要的音乐、效果，使它发挥重要作用等等，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突出戏剧的主题。就这样，这一出戏作为旗帜鲜明的革命文艺，出现在劳动人民面前了。

这一部作品就是这样从劳动人民当中产生出来，和劳动人民共呼吸，并将和劳动人民共同成长。

衷心希望读者谈谈感想，发表意见，提出批评。

人 物

岩本保夫	20 岁	
岩本元藏	48 岁	保夫之父
岩 本 茂	42 岁	保夫之母
岩本义子	14 岁	保夫之妹
梶井	40 岁	工人
大木	19 岁	工人
风间	50 岁	农民
兴津	37 岁	农民
楠田	38 岁	
藤岛	60 岁	自民党党棍
看守		

一九七一年的日本——从春天到秋天

第一场 车 站

〔车站一阵喧嚷，保夫和元藏上。〕

保夫 好几年没有听到爸爸唱打夯歌了……

元藏 大伙儿为我开了那样的欢送会嘛。

保夫 厂里的同志们不巧今天都上早班，不能来送您，让我代问好。

元藏 保夫，行啦。你该去工厂上班了吧。

保夫 还有时间。您等一等。

〔保夫下。列车通过车站的声音。过一会，保夫带饭盒和酒，上。〕

保夫 爸爸，这是午饭。

元藏 还买这些，不必啦。

保夫 您一连干了半年，也该歇一歇了。

元藏 真快呀，已经到了樱花开了的时候了。很快就要育秧了。

保夫 是啊，您是夏天的时候到城镇里来干活的嘛。

元藏 好不容易工作刚顺手了，就（把手放在脖子上）被解雇了，又要给你添麻烦了。（点烟）靠当农民能吃得上饭，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保夫 （画外音）我在周南市当钢铁工人，在这里有西日本最大的美军基地。仅有四反^①地的父亲，离开住惯了的农村到这个城镇的一家建筑公司当转包工，整整干了六个月。父亲在火力发电站的地基工地上工作，那儿

^① “反”系日本土地面积单位名，一反 = 991.7 平方公尺。

到处都是大型绞车嘎拉嘎拉喧叫着，电焊火花哗哩叭拉地四处飞溅，活象是战场的地方。父亲专门搬运灰浆和作脚手架用的圆木头，他一直拚命地干活。地基灌进了千百万立方的混凝土，巨大的八层楼高的钢筋架竖立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年近五十的父亲，却被拒绝重新签订合同而被解雇了。

〔列车进站。

元藏 麻烦你了。

保夫 代我向妈妈、义子妹妹问好。

元藏 就这样吧。（随着铃声跑进车厢）

保夫 （向着正面的列车车窗）爸爸，您就以后再来吧。饭盒和被子都保留着哪。有了适当的工作就给您捎信。啊？什么？啊？

元藏 （画外音）保夫，我说，好好干哪。

保夫 嗯，爸爸，您也保重。

〔列车驶去。

保夫 （独白）“保夫，我说，好好干哪。”咦？好象在那儿听过这句话？我无意中想起这句话，猛地一下跑上月台，骑上寄放在停车场的破旧摩托车（用手势发动引擎，开走），顺着这个城镇的热闹街道开往工厂。（看着四周）今天美国鬼子这么多呀。你瞧！脸色那么难看，不管你们怎么挣扎，在越南的失败是逃脱不了的，等着瞧吧。（看着装货台）这个车子的后面装满着要在这个城镇的大大小的工厂散发的“粉碎安保！”“撤除美军基地！”的传单，早晚要把你们从日本赶出去的。（换了个方向）哎呀！在警察署的正门前，伙伴们又在举行抗议集会哪。今天是国营铁路的伙伴们。（喊话）

喂，加油干啊！粉碎“合理化”！粉碎无理镇压！（向前）我们厂里也要掀起联合斗争。（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保夫，我说，好好干嘛。”（想起来了）对了！是在监狱里，我在监狱的时候，爸爸对我说的。

第二场 监狱会见室

保夫 （画外音）去年年底，冲绳县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火焰照亮了古座的夜空，我们配合这次斗争，举行了要求撤除美军基地的游行示威，我被警察逮捕了。被捕的第五天，才允许亲属来探望。那天，我怀着期待的心情，顺着长廊好容易走到会见室，就看见父亲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保夫 （吃了一惊）爸爸，您来了！

元藏 （不由得弯腰）保夫，你！

看守 岩本保夫的父亲吗？

元藏 嗯！

看守 会见时间十分钟。只谈该谈的事，懂了吗？

元藏 我说，你的伙伴来了好多人，大伙儿都在门口，非亲属一概不准见面，所以就我一个人进来的。噢，他们要我告诉你，他们绝不允许工厂开除你，大家纷纷签名反对开除，叫你放心啊。

保夫 爸爸，谢谢！

〔传来雄壮的歌声。

保夫 啊！那是伙伴们在唱！真痛快！这几天，我什么也听不到。

元藏 你这伤！怎么搞的？在监狱里，连手铐也不解开吗？！

看守 这是特别措施。因为岩本闹得比别人凶。

保夫 爸爸，请告诉外面的伙伴们。当我和被捕的难友唱起《国际歌》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从我背后给我带上手铐，扔进单身囚房，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

元藏 哦，你吃了这样的苦头？！

保夫 不用担心。不过爸爸您没想到的吧？

元藏 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不过和你一起住，还不到一个月嘛，想不到你……

保夫 本来想找个机会跟您好好谈谈，可是咱俩都很忙。爸爸，您也是来这里以后，每天都在加班嘛。

看守 喂，要办的不赶快办，就没时间啦！

元藏 我已经把橘子、桃子罐头和内衣给你带来。

保夫 爸爸，现在美国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倾销，迫使成千成万的农民离开土地，日本农业就要遭到彻底破坏了。害我们的是美国和政府。

看守 喂！不许讲这些，否则立即停止会见。

保夫 你住口！爸爸，被踩的麦子越踩越壮，尽管敌人妄图挣扎，但是起来反对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元藏 唉，你爹我呀，觉得太突然了！（用手巾拭着鼻子）觉得……

保夫 （改变话题）还有，爸爸，你吃午饭带饭盒怎么解决的？

元藏 我早上提早起来做，不用担心。

保夫 再忍耐一些吧。

看守 时间到了！（拉着保夫的手）

保夫 （甩开）爸爸，工作熟了吗？

元藏 噢，一起劳动的都是好人哪！他们很照顾我这个笨手

笨脚的，可是上面有人把我们当成牛马使唤。

保夫 可别受伤，爸爸。你们那里又没有工会组织，人太老实了，就要被他们压榨得连命也没有了。累了，你就干脆一屁股坐下来，动也不要动。我总是担心您……

看守 喂，时间到了，听见了没有？（拉保夫）

保夫 干什么？！还有要紧的话呢！

看守 好，你又胡闹，来人哪！（看守过来，想把保夫拉走）

保夫 （用力站着不动）爸爸！现在的日本，对我们工人、农民来说，走到哪里都是监狱，为了砸碎这旧世界的锁链，建立起劳动人民的美好的国家，我要献出自己这一生！

元藏 保夫！我说，好好干哪！

〔看守和元藏下。

保夫 （画外音）“保夫！我说，好好干哪！”那次在监狱的会见室，父亲直望着我，说了这句话。这回在车站站台分手的时候，父亲又说了这句话，回老家去了。父亲回到村庄后大约过了十天，我刚下晚班回来，接到了母亲从乡下寄来的一封很厚的信。

第三场 信

〔扛着锄头的保夫的母亲。

母亲 保夫，听说你很健康，我比什么都高兴。你爹已经平安地回来了。他很快地找到了工作，每天乘汽车到邻近的城镇去做土木工。听说你被警察抓去，是真的吗？你中学毕业后，到工厂工作还不到四年，竟变得这样，

娘委实感到很吃惊。昨天你舅父藤岛又来了，百般地挖苦，说什么“给咱们家丢脸”，狠狠地说了一顿就回去了。我和藤岛家早就断绝了关系，你舅父这类意见我可不在乎！不过我只是为你的将来担心哪！你爹回来后，全村马上就都知道你被警察抓去了的事。听说你爹很自豪地对他的同事风间、兴津等人说：你去参加示威游行被警察抓去了。有马酒店的女老板听到这些话，于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自己的儿子被警察抓去，却洋洋得意地到处去宣扬，哪有这样的老子呢？！对你爹这种老好人，我简直没办法。

保夫 （读着信）啊！原来是这样！父亲对我的活动是打心里眼里高兴的。他那眼神，无疑是表示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啊！

母亲 你爹在你们那儿做工每月收入四万日元，在这里一天收入一千五百日元，其中扣除车费和手续费，只剩一千一百日元，而且可能是在城镇损坏了身体，最近神经痛更加严重了，每月勉强强出工二十天。依靠你爹赚回来的二万日元和你每个月寄来的一万五千日元生活补贴，一家四口人才勉强能糊口，加上你又参与了什么运动，这样一来，你妹妹义子的就业要受到影响。一想到今后的生活，我就特别忧虑不安，最近在夜里常出虚汗，每次醒来都觉得湿漉漉的。我并不认为你干的事情是错误的，你是个耿直的人，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况且这个世道，给我们穷苦人带来的只是痛苦。不过你又何必那样积极冲在前头呢？只有你是我的依靠啊！如果娘不做插秧的准备，真恨不得马上飞到你那儿去呢。等待着你的回信。

保夫 （画外音）我所预感的终于来了！我的故乡虽说是开通了一些，但人们从小就受到这种灌输：一提到赤色分子就把他说成魔鬼一般。难怪母亲……。我反省自己平素没有体谅母亲，立刻给母亲写了回信。

〔母亲继续干活。

保夫 母亲大人，听说您老人家身体好，很高兴。已经准备育秧了吗？看来娘为我投入这个运动非常担忧，但我都是为了娘、爹，为了所有的劳动人民获得真正的幸福，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收到娘的信，心里很难过。因为娘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娘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母亲悄悄地下）在我中学毕业后到城镇去就业的那天，我穿了一双雪白的帆布鞋，娘把鞋带给我紧紧地系好，并鼓励了我。您还记得吗？

第四场 家门口汽车站

母亲 （从内屋走出来）保夫，保夫，你看，汽车通过村公所前面的桥，向这边开过来啦！

保夫 （内呼）妈，我的手提包放到哪里啦？

母亲 到现在还找什么东西？喏，不是在那儿走廊边上放着吗？在柱子的背后。

保夫 （穿着学生服，和义子走出来）啊，真忙啊！义子这个家伙，到了临走的时候才说什么我的扣子要掉了，都给搞乱啦！（对义子）喂，义子你干吗跟着我？你们在那儿走廊送送就行啦。在这儿，从别人家里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义子 什么呀！哥哥有什么可怕羞的呢？送哥哥去就业有什么不好的呀？我偏要送！

保夫 这个家伙（捅了捅她）一本正经的。

母亲 老吵嘴，快要分手了还在吵嘴！哎，保夫，你的鞋带解开了。（边系鞋带边说）保夫，爹娘只能让你上中学，可不要埋怨呀！拚命地干，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呀！

保夫 我懂。我也一道干过来的嘛。

母亲 大米不让种，蔬菜又给再三压价，试着搞了养猪啦、养鸡啦，但到头来还是光赔钱，还叫买什么耕耘机呀肥料什么的，向“农协”支付的利息一个劲地增加。自从你爹到邻近的城镇上去修路以来，每天起早摸黑地出工，可是家里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好转。

保夫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要拚命地干，挣了钱寄给家里，请放心吧！

母亲 谢谢，你说的太好啦，娘可放心啦。（擦泪）噢，保夫啊，听妈妈说，这一点要牢牢记住：“满头大汗、辛勤劳动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最了不起的人，好好干吧！”

保夫 嗯！妈妈，请多加保重。

义子 嘿，汽车来啦！哥哥，我中学毕业后，也想到纺织厂工作，你到了城镇上给我找个地方，好吗？

保夫 知道啦。知道啦。你这个急性子。义子，我走后你在家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好吗？（向着母亲）好吧，我走啦！（跑着下）

义子 哥哥，好好干哪！

母亲 保夫，告诉你，路过邻近城镇的时候，汽车会经过你爹的工地，一定要从窗口向他问好！懂了吗？

义子 哥哥，以后我也要去工作啊！（跑着下）

〔只剩下母亲。

〔在音乐声中，保夫穿着工人服上。

保夫 (道白)“满头大汗、辛勤劳动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最了不起的人，好好干吧！”从那以后，我就把妈妈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一股劲地干了下来。不管我的上司怎样愚弄我这个只读过中学的人，可是我一想起妈妈这句话，就浑身充满了勇气。自从开始在工厂劳动以来，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和学习，而到了最近，我才明白了：我们贫苦和受人歧视的生活是有原因的。这就是美国和日本极少的一小撮大资本家，任意垄断着庞大的财产来榨取我们的血汗。因此，不打倒这些家伙，就不可能有我们的幸福日子。我的决心，就象锦川的急流，冲决岩石流入大海一样，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也决不动摇！

〔母亲下。

保夫 (道白)自从发出这一封信以后，我就日夜盼望着妈妈的回信，可是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们的斗争还很不得力，所以连妈妈的心都不能打动。我一想到这些，就更加鞭策自己去克服弱点，投身到斗争中去了。

第五场 在 工 厂

〔工厂，一片机器轰鸣声。

〔保夫和大木、梶井在劳动。大木用肩膀支撑着管子，保夫使劲用锤子敲，使两个管子对上口。梶井插上螺栓针。

梶井 喂,那样弓着腰不行,使劲敲嘛。

保夫 (老老实实在地)对不起。(认真地)嗨哟,嗨哟!

梶井 好,就这样。行了。你们昨天夜里又通宵贴传单啦?

保夫 不,谈不上通宵。对吧?大木。

大木 嗯。那算不了什么。

保夫 可是,使锤子连腰都使不上劲,还不能算称职的工人呢。

梶井 “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杀人的合理化”、“用罢工夺取大幅度增加工资”,工厂周围到处都贴满了这样的传单。在大门口,门警用刷子刷得满头大汗呢。你也总算在这个工厂扎下根啦。

保夫 啊?

梶井 你在工会执行部改选时被提为候选人,竟得了近八百张选票。

保夫 是啊,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到。

大木 这样,公司企图把你非法逮捕后解雇的阴谋,就彻底被粉碎了。下次选举,你一定能当上执行委员。

梶井 (自言自语地)好极了。

〔戴上面罩,若无其事地开始工作。〕

保夫 喂,大木。平时那样严厉的梶井,没有对我们讲过这样的话吧?这是第一次!

大木 嗯,一定是梶井他们行动起来了,才有八百来个工人支持了你。

〔楠田上。〕

楠田 梶井,对不起,马上去修一下水箱。那儿虽然是第二车间管的,但是在上次发生了爆炸事故,人手很缺。

梶井 科长先生,今天亲自出马啦。我们要是到那儿去干活,